

農村小插曲

警露

李大婆小小的髮髻今天梳得特別光亮，蒼老的面容很難得敷上了一層薄薄的新粉，一套套新的深藍色的衫褲，穿得又挺又翹，連腳下的木屐也換了一雙雙着花紋的新品，她打扮完備後，把李大婆給地準備好的紫色綢包，裡面除了一個小飯盒外，完全是進香供神用的必需品。但李大婆忽然又放下綢包，躊躇片刻，終手打開櫃，搬下兩隻破舊的小板箱，然後摸出一把鑰匙，小心地將開放在最底下那個褪了色的紅木箱，她伸出手背向左面內角落一彈探摸，吃力地拉出一個黑布包，李大婆習慣地朝屋外迅速望了一眼，然後極仔細地打開黑布包，再解開一塊灰舊的緞子，裡面是一隻小小的發了鏽的洋鐵盒，李大婆的老眼再朝門外掃了一遍後，才放心地將那隻鐵盒，上面覆了一層紅紙，她掀開了紅紙，取出了一個用日本舊畫報裏有的紙包，輕輕拆開，顯出兩只澄黃的金戒指，一副金耳墜。這是李大婆四十餘年前陪嫁的飾物，她已經不知多少次的戴上它，又除掉它，它時常使李大婆想起出嫁前的一些情景：母親爲了給她陪嫁兩隻戒指，不知受了多少開氣，以及三位已出嫁的姐姐的妒忌，但她終於得到了一對四錢八分重的金戒指，和一前一錢五分金耳墜，用金子陪嫁，在她家裡還算第一次。因此不逢什麼大吉日，李大婆很難得戴它們一會的，這是她所擁有的僅有的財富。可是今天去參加觀音老母的聖誕拜拜，當然應該打扮得像樣點，李大婆隨手套上戒指，又摸索針穿上耳環，這才滿意地提起綢包包去了。她兒子阿旺正翻伏在田間清除野草，媳婦背負着三歲的孫兒，在廚房煮着豬飼料，女兒阿英一大早就去洋裁店了。李大婆的丈夫雖然去世得早，可是這對兒女是够令人羨慕的，他們都勤儉耐勞，本份地以自己的勞力換取代價，因此李大婆一家人生活得安樂，愉快。

寶覺寺的香火一年比一年盛，香客也一年比一年多，許多善男信女久懸心中的大事，往往就在神前接連三次順卦中，採取了最後決定，他（她）們篤信神和神，所持有的力量。李大婆跪在拜墊中默禱了好一會，然後一抬手就是三個順卦，求得一上上籤，李太太皺皺的嘴巴大着笑了。直到傍晚，她才和寺中的教友分手，興沖沖的趕回家去。行至半途，李大婆發現走在前面的那個年青男人突然低頭彎下身去，然後拾起一個小紙包在兩袖，足足開了四層紙，他才有所發現地驚喜得正待迅速將包裹塞進褲袋時，走在李太太身旁的另一個男人比他更迅速地搶上去，一把抓住了他已經塞進一半的手，威嚇地：「喂，朋友！你想一個人獨吞嗎？」

「獨吞什麼？」被抓的男人顫慄了。
 「你還裝蒜？」他猛力拖出他的手：「把你手上的東西拿出來半分！」
 「憑什麼要半分？那是我檢到的！」那一個死控住不好。
 「見財什麼道理你都不懂？」

李大婆好奇地站在他們身側觀看，她不知道他們要了什麼！
 那個男人幾聲掙扎後，無可奈何地鬆開手，聽憑另一個男人打開他手上的紙包，李太太婆才發現原來紙包內是一隻澄黃粗大的金手鐲，說少點也有一兩五錢以上的重量。李太太婆的眼睛也不禁着紅了，她也着實埋怨自己已不該在寺內就攔得這麼久的，與不然，眼前這隻金鐲也許還是屬於她的。

那個想分機財的男人抬頭瞪了李大婆一眼，然後：「喂，這位李大婆也應該分攤一份才對，我們三個人三三三十一，公平分配，要不然就送到警察局，大家都落空，你別夢想

獨吞這金鐲！」

「一隻金鐲怎麼瓜分呢？」

「你拿一千元新臺幣給我，這老太太分算了！」

「我的天！我要有一千元現款，這隻金鐲我也不想檢了！」

「那不行，反正我不會白白放你走！」

「那我沒有錢怎麼辦？」

「送到警局去，大家都沒有！」

李大婆自聽見了：「她也應該有一份」那句話起，就更加注意眼前這隻金鐲的發展了。現在看他們爭吵起來，而且傷到要送警局的程度，她不禁此他們更惋惜起來，忍不住插進嘴：「你們二位不要吵了，把金鐲送到金鋪去變賣，然後再平分臺幣不是好了嗎？天快黑了，何必在這裡爭吵呢？給人聽見了，想分的人越來越多……」

「老太太，拿到金鋪怎麼行？雪亮的燈光下，萬一給這隻金鐲的主人撞見了，不但分不到錢，還要連夜吃官司那才叫冤枉呢！」

李大婆一想這話也有理，可是怎麼辦呢？她也決不想放棄這份好處，只好陪着他們呆立路邊。

堅持要平分的那個男人也許等的不耐煩了，終於想出了另一個辦法：「這樣吧，朋友，我們誰都不產道這隻金鐲有多少份量，但是重在一兩以上是沒有問題的，現在天又快黑了，不如讓這位老太太手上一對金戒指和耳環給了我們二人，你這金鐲送給我，我們二人誰也佔不上便宜，讓她老人家多得點算了。你說怎麼樣？再不同意的話，我們不要多囉嗦了，還是送去警局招領吧！」

那個青年似乎心猶未甘，他們又細聲爭吵了一回，李大婆在一緊張地傾聽着。最後，那青年人像被迫的勉強同意了，萬分痛心地交出那隻金鐲，李大婆這時反而有點慌亂了，卸掉四十餘年的陪嫁飾物，她有點捨不得，可是拒收眼前這隻金鐲，她更捨不得，就在他們二人的催促下，她終於脫下共重六錢三分的戒指耳環，換來了一隻一兩五錢以上的粗大的金鐲。她的心跳動了，慌忙塞進內衣口袋先他們而走了，她懼怕那兩個男人一反悔又要追上來索回，于是李太太的木屐急促清脆地敲着路面，她以最快的速度朝家奔去，她恍然領悟今天求得那張上上籤的道理了，李太太打心底裡發

(下接二六頁)



(上接三頁「農村小插曲」)
 出了笑聲，她盤算給兒子買幾耕牛，給女兒買頭縫紉機……一切都寄托在這隻意外落在她手上的金鑰上面。

李大婆激動地推開家裡的破木門，兒子媳婦正焦急地等待她晚餐。李大婆那還有心思吃飯？她一面喘息，一面摸出裹着金鑰的紙包遞給兒子！「阿旺，我們明天自己買條大水牛罷，不要再租人家的了！」

兒子莫明其妙的接過紙包，打開一看，也不覺呆住了。「這金鑰那裡的？」
 他着急的問着。

于是李大婆一五一十把經過詳述了一遍，做兒子的却疑惑起來了。他雖然不會分辨金鑰的成份，但他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這樣兩個像男人，竟把到手的財富讓給一個鄉下老太婆？他決定把金鑰拿到隔壁給趙二爺辨認一下，他是見過整根金條的大老板，他的眼光一定錯不了的。可是李大婆慌忙阻止：「金鑰就是金鑰，給人家看什餘？萬一趙二爺也要一見財有份」那怎麼辦？」

「不會的，趙二爺不是這樣的人！」兒子仍堅持他的意見，把金鑰捧到隔壁去了。不一會，兒子回來了，李大婆和媳婦慌忙迎了上去，只見阿旺兩隻眼睛呆呆地一語不發，手上的金鑰「噠」的一聲滑落地。

李大婆也愣住了，她拾起金鑰緊張的問着：「怎麼啦？阿旺，趙二爺怎麼說？」
 「他說這是銅的，外面鍍了一層金！」

「啊？銅的？」李大婆的身子搖幌了，許多顛頭倒倒的幻影在她眼前浮動，終於她什麼也看不見了。

直到深夜，李大婆才漸漸清醒，她乾噁着：「那是我陪嫁的戒子呀，你們這些喪良心的不得好死的壞人呀……」
 女兒阿英也回來了，坐在李大婆一條陪嫁着淚。

阿旺不忍見他母親過份悲痛，他在傷心之餘，誠懇地安慰李大婆：「媽，不要再難過了，等第一期稻谷收割完畢，我一定設法給您買回戒子，我們都是些不會玩花樣的誠樸的莊稼人，以後我們決不要再貪圖暴利，深受欺騙，一鋤頭一鋤頭的工作，才是最靠得住的財富，媽，我們只要記住這次教訓，總有一天，我們全家人的辛勤，不但能買進一條大水牛，還要重建我們的住宅……」

「可是……可是拿什麼給阿英作陪嫁呢？」李大婆依然傷心的哭着。

「這都保在我身上，媽，我擔保妹妹出嫁有戒子戴，有金鍊掛！」
 李大婆越想越心痛她那古老澄黃的戒子，一涕拭淚，一邊不停的罵着：「這些天殺的就騙得欺騙下人，不怕罪過啊！」

「只要我們鄉下人抱定主意不貪便宜，那些騙子就不會再在鄉下人頭上動腦筋了！」
 一對兒女好不容易勸使李大婆睡下，脫去藍布衫時，李大婆猛然憶起了那張上上簽，急忙伸手朝口袋裡掏出來遞給兒子：「看看上上簽說的什麼？」

阿旺接過一小條上上簽，略一觀看：「媽，這張上上簽說您破財消災，轉禍為福，從此以後無病無痛，安渡晚年！」

「怎麼？菩薩也曉得我破了財？阿旺，您上真的說明我破財消災？」

「真的，媽，您早點安睡罷，我還有點事要辦！」阿旺出去了，阿英也接着出去趕雞帶回來的幾件扣洞了。

「破財消災」這四個字在李大婆身上產生了無比的力量，她不再像剛才那樣傷心了。阿英縫好了兩件扣洞，不放心地再來探視她時，李大婆早已呼呼入睡。(完)

好消息！！

新興事業經本行自闢農場試種成功

純正品種 四川榨菜種子

甘藍界二元祖

農友們久違了

純海谷久義特選種黃葉三
 池中生甘藍原種重登場

名聞環球 信用可靠

供不應求 久無來貨

農友久待 特商重來

收量增加 獲益更多

種子價廉 歡迎比較



強力

嘉多露

殺蟲液

專滅菜蔬菓樹
 稻麥花卉及家
 禽牲畜房屋倉
 廩所產生之一
 切有害蟲蛾蚊
 虱蚊蠅効力強
 大使用方便



鼠倒劑

強力殺鼠劑
 原裝現貨
 廉價供應

保証票	種類品種	黃葉系
	產地	海谷三池中生大玉甘藍
	生產地	海谷三池田村
	發芽率	95%
	採種年月	昭和31年7月
	病有無	無
	場主	海谷久義

種類繁多及備載現貨供應歡迎惠顧

臺北市西寧南路五十五號 振榮行 電話：二六一六九